种令人愉快，自己又喜欢的职业。不久之后，他被送去钱庄做学徒，为了将来能更好地继承家业。但他自己却很讨厌这份工作，咬牙坚持了一年，最终以反抗争取到了去上海学习的机会。

当时的上海，可算得远东第一大都市，有着深厚丰富的“海派文化”。传统与现代，东方与西方，精华与糟粕……同时融会在这十里洋场，给张光宇增添了眼界与见识。在上海上学时，张光宇住在亲戚家，附近有一个演京剧的戏院，课余他最有兴趣去后台涂涂画画，画点速写。后来就和戏班演员交上了朋友，常去后台串门，又在前台空座看白戏，因此受到京剧艺术的熏陶，对京剧的人物形象、脸谱、服饰等都发生了浓厚的兴趣。与此同时，在与戏班演员们的交往过程中，那种江湖讲义气、互相帮忙的气质也感染了他，无形之中形成了他仗义、大气与喜爱助人为乐的性格。

中学毕业后，他本想去投考美术学校，碰巧认识了画家张聿光先生，他是上海美专的校长又兼上海新舞台戏院的置景主任，机缘巧合之下就拜了张先生为师。老师留他在身边，一边学习一边劳作，用传统的“学徒制”，为师父舞台画布景。尽管失去了正规美术学校学习的机会，但张光宇并不后悔，他曾说过：“我是在实际工作中受了锻炼，学到不少东西，如大面积的云山树林、亭台楼阁，这大都由徒弟来画，留下室内镜框中的画或其他精细部分才由老师来执笔，所以也就有了画大东西的经验。”而这样“师父带徒弟”的学习方法，在实践与锻炼中学会真本事的艺术道路，曾经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美术从业者的选择，无论是叶浅予、黄尧、张乐平还是华君武、张仃，大都非专业美术学院出身，却在不断的艺术实践中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与技巧。而张光宇成名之后，对后起之秀，青年一代无微不至的关心、培养与不遗余力的鼓励、帮助，也恰源于自己青年时代的经历。

这样约过了两年，二十岁时，张光宇经老师的介绍去生生美术公司工作。公司出版《世界画报》，请丁悚先生任编辑，张光宇当助编，从此他俩交往甚密成了极好的朋友，丁悚称张光宇为“大块头”，张光宇则亲切地叫他“老丁”，后来丁悚的儿子丁聪也画起了漫画，张光宇就建议：你画上的签名就叫“小丁”吧。没想到“小丁”二字，丁聪先生就真的用了一辈子。

张光宇张正宇兄弟在上海。

右图：为纪念张光宇诞辰 120 周年，上海人民出版社·世纪文景出版的《张光宇小集》。

《世界画报》是一份面向爱好文艺美术的普通市民的通俗刊物，张光宇从插图、漫画、封面设计到编排等工作，无所不会，随后又进军多份刊物，包括《滑稽》《解放画报》《新声》等刊物。1921 年至 1925 年，张光宇到南洋烟草公司广告部当绘画员，画报纸上广告，也画月份牌等宣传品。在这个时期，他已经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画风，清新雅致，夸张有度，令人过目难忘。

从插图到漫画

不久之后，张光宇担任英美烟